

文苑撷英

立春诗里意韵长

刘明礼

立春,是二十四节气之首。这时节,冰霜始解,地气萌动,万物在无声处悄然苏醒。这不仅是春意的萌动,也是文人墨客诗意的萌发。从对生命的感怀,到对家国山河的寄望,再到日常生活的审美,古人的立春诗词,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层次丰满的精神画卷。

南宋张栻在《立春偶成》中写道:“律回岁晚冰霜少,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诗人灵敏捕捉到天地间最微妙的变化——冰霜渐少,草木先知。一个“知”字用得极妙,让草木有了灵性,在东风未至时已暗自苏醒。立春与其说是“春到人间”,不如说是先从草木的根系、从泥土的裂缝里悄然萌发的。那“绿参差”的春水,不是陡然变色,而是一寸一寸晕染开的。古人逢立春,会以喜悦的心情,静观这天地之变,在细微处体会造物主的匠心,这种观察里包含着农耕文明特有的谦卑。他们清醒地认识到,人不是自然的主宰,要学会阅读自然,敬畏自然。

当自然的征兆被确认后,人间便有了相应的仪式。唐代杜甫的《立春》一诗,将节令与个人记忆交织:“春日春盘细生菜,忽忆两京梅发时。盘出高门行白玉,菜传纤手送青丝。”“春盘”是立春的重要食俗,将生菜、果品等置于盘中,取迎新之意。可杜甫手中的春盘越是精致,越勾起他对长安、洛阳两京胜景的回忆。立春本应是满怀希望的开始,于漂泊中的诗人而言,却成了乡愁的催化剂。可见古人过此节,既有共通的民俗框架,又因个人境遇而韵味迥异。那春盘里卷着的,何止是生菜,更是一个时代的风尚与个人命运的悲欢。

古时民间对立春日的庆祝,生动而喧腾。宋代王楙的《立春》绘出一幅鲜活的民俗画卷:“泥牛鞭散六街尘,生菜挑来叶叶春。从此雪消风自软,梅花合让柳条新。”“鞭春牛”是立春的重要仪式。用泥土塑牛,众人鞭打以至破碎,寓意催促春耕,祈求丰收。“六街尘”三字,写尽了其声势与热闹。泥牛散作尘土,生菜叶叶含春,在这

充满动感的画面里,古人对丰收的期盼、对时序的敬重表露无遗。诗人更是赋予了梅花与柳条人格化的姿态。“合让”二字,道出了季节交接的仪式感——不是粗暴的取代,而是优雅的过渡,于细微之处见天地运行的“礼序”。诗人看到的,不仅是气候的转变,更是一套生生不息、和谐有序的宇宙图景。

陆游于《立春日》,读懂了生命与时空的静默对话:“江花江水每年同,春日春盘放手空。天地无私生万物,山林有处著衰翁。”在节令的欢欣底色上,晕染出一层淡淡的哀伤。开篇道出自然的永恒与循环,紧接着流露出个人在时光面前的无力与怅惘。最终,他将自己安放于“山林”一隅,静观“万物”。在时空对照中,完成对生命的深沉叩问。

而辛弃疾以精巧的词笔,将立春的复杂心绪写得深沉蕴藉。“春已归来,看美人头上,袅袅春幡。无端风雨,未肯收尽余寒。”该词从“袅袅春幡”的明媚画面切入,旋即转入“无端风雨,未肯收尽余寒”的料峭现实。这“余寒”既是实写早春天气,更是对南宋偏安一隅、恢复无望的隐忧。结尾借燕子魂牵故园,婉转道出对沦陷之地的无限眷恋。全词以节令为壳,将个人情怀融入时代命运,使得立春的庆贺承载了一份挥之不去的忧患与坚韧的期待。

韦庄的诗,则宛如一幅工笔重彩的唐风立春行乐图:“青帝东来日驭迟,暖烟轻逐晓风吹……雪圃乍开红菜甲,彩幡新翦绿杨丝。”诗人以明丽的色彩点染初春:“雪圃”中初绽的“红菜甲”,与新春剪裁的“绿杨丝”彩幡相映成趣。全诗从神话到人间,从筵席到梦境,多维度地捕捉了人们对春日的细腻感知与优雅欢庆。在自然征兆来临之时,人们以诗意的仪式去迎接、去感受、去享受这份天赐的清新与生机。

立春在古代诗人笔下,从来不只是物候变化的标记,更是情感、记忆与文化的载体。那些春盘、春幡、春风与春草,始终牵连着人们对时光的感知、对天地的咏叹,以及对生命深处希望的悄然持守。

旧闻辑录

古代文人爱收藏

王玉美

古往今来,文人雅士的书斋雅室里,总少不了精心收藏的“宝贝”。他们的收藏之举,非为囤积财富、炫耀地位,而是以器物为媒,寄托情志、传承文脉,让时光沉淀的风雅在案头流转,在心头扎根。

文人收藏的起点,往往是一份对器物本身的纯粹热爱。宋代文人黄庭坚嗜藏墨,曾在《山谷集》中记载自己“蓄墨数百挺,惟李廷珪、承晏、张遇墨为冠”。他收藏的不只是能濡染纸笔的墨块,更是制墨人匠心凝结的工艺——李廷珪墨“坚如玉,纹如犀”,研磨时“香彻肌骨”,书写后“历久不褪”。每得一方佳墨,黄庭坚便邀友共赏,在灯下细细摩挲,探讨制墨技艺与用墨心得,墨香与书香交织,成了文人雅集最动人的注脚。这种热爱无关功利,纯粹是灵魂与器物的共鸣,正如米芾爱石成痴,见一块奇峭太湖石便“具衣冠拜之,呼为石丈”,那份对自然天工的敬畏与欣赏,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,也让收藏有了最本真的诗意。

倘若说,对器物的纯粹热爱,是文人收藏的缘起,那么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,这些珍贵的藏品,便成了文人安放精神的温暖港湾。乱世之中,器物常成为文脉延续的载体。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的收藏故事,在历史长河中尤为动人。他们“屏居乡里十年,仰取俯拾,衣食有余,辄市碑文、书帖、鼎彝之属”,每得一件古物,便“相对展玩咀嚼,自谓葛天氏之民”。靖康之变后,夫妻二人颠沛流离,毕生收藏“凡十去其七八”,但即便在逃亡途中,赵明诚仍抱着珍贵的金石拓片不肯舍弃。这些器物承载的,是他们对故国家园的眷恋,是乱世中不曾磨灭的文化坚守。正如李清照在《金石录后序》中所言,“虽处忧患困穷,而志不屈”,收藏早已超越器物本身,成为文人精神的避难所与力量源泉。

收藏于文人,从来不只是独善其身的精神慰藉,更

藏着一份对艺术薪火相传的极致追求。元代赵孟頫一生痴迷王羲之《兰亭序》,为求得真迹摹本,不惜“辗转数千里,倾囊相购”。他收藏的《定武兰亭》拓本,被后世誉为“兰亭第一”,纸页间的笔墨流转,藏着晋人“飘若浮云,矫若惊龙”的风骨。赵孟頫并非仅作私藏赏玩,而是每日临写不辍,将兰亭意韵融入自身书法,又把拓本借与同道好友传观临摹,让王羲之的笔法精髓得以跨越朝代延续。他在拓本后题跋:“学书在法,而其妙在人。法可学也,妙不可学也,然妙必从法出。”这份收藏,既是对经典艺术的敬畏,更是以器物为桥,让笔墨精神代代相传的自觉。

当收藏的格局从个人志趣拓展至天下文脉,便沉淀为文人刻入骨髓的自觉担当。明代学者范钦一生酷爱藏书,为收藏天下典籍,他遍历各地。为妥善保存这些珍贵典籍,他修建了著名的天一阁,制定了严苛的藏书制度——“代不分书,书不出阁”,甚至规定子孙需共同管理钥匙,方可开启藏书楼。范钦收藏的不仅是数万卷古籍,更是华夏文明的火种。在他的影响下,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风雨,成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,无数珍贵典籍得以流传至今。清代学者纪昀主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,更是将收藏与整理推向极致,他广收天下藏书,甄别校勘,汇集成文化巨著,让散佚的典籍得以系统保存,为后世留下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。这些文人以一己之力,守护着文明的薪火,让古老的文化在收藏与传承中绵延不绝。

案头一物,藏着岁月清欢,映着文脉丹心。文人收藏的绝非冰冷的器物,而是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精神的坚守、对艺术的传承和对文明的担当。跨越千年的收藏雅韵,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私藏之乐,化作流淌在华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。那些被文人珍藏的器物,在时光的淘洗中,早已与文脉相融,与精神共生,静静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,也启迪着后世之人,何为藏物之趣,何为传世之魂。

文化博览

古韵里的冰雪之乐

马晓炜

在现代,冰雪运动早已从冬日的小众娱乐,变成了风靡全球的时尚与竞技。而在我国古代,冰雪运动虽然没有如今这么普及,却在诗词歌赋的流转间,映照出古人以雪为伴、意趣盎然的生活图景。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,既记录了古人的冰嬉雪戏,又赓续传承着冰雪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。

对于古人而言,冬天首选的运动莫过于狩猎。“风劲角弓鸣,将军猎渭城。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。忽过新丰市,还归细柳营。回看射雕处,千里暮云平。”唐代王维的这首《观猎》,将当时人们狩猎的场景写得激情洋溢、豪兴逸飞,尽显盛唐气象。劲风之中,弓弦颤响,将军飞驰于渭城郊野。草枯鹰眼疾,雪尽马蹄轻。转眼掠过新丰市,已踏上回归细柳营的路途。回望猎场,唯见暮云千里,天地苍茫。雪天是狩猎的绝佳时机,积雪不但有利于追踪动物足迹,而且猎鹰在空中更容易发现目标。此时狩猎,不但可强健体魄、饱览壮美雪景,还能收获野味。

与狩猎的激昂热烈相比,冰上运动亦深受古人的青睐。清代乾隆的《太液冰嬉十二韵》无疑是其中最为华彩的篇章。他为后人记录下了冰嬉的盛大场景:“顺时陈国俗,择地试雄观。号令传河若,威仪纪水官。光凝玄玉浦,声咽碎珠滩。散处云驰宇,纷来雪喷湍。端因智独胜,奚必力俱殚。疾以徐斯疾,安其危乃安。御风列应让,逐日夸无难。迅似岩飞电,温知犀辟寒……一时夸夺帜,独步早登坛。妙义韬铃外,凭人著眼看。”全诗气势恢宏,将冰上竞技的迅捷精彩与典礼仪式的隆重庄严融为一体,再现了当年太液池上冰嬉活动的壮观场面。冰嬉在清代不仅仅是娱乐活动,还被列为“国俗”,定期组织检阅,项目包括速度滑冰、花样滑冰、冰上射箭、冰上舞龙等,堪称古代冬季运动会。

除了冰嬉之外,古人的冰雪雅趣还延伸至静谧的寒江之上。大雪纷飞、北风凛冽,偏偏有人独守一江寒雪,垂钓其中。柳宗元《江雪》中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形象,早已成为我国文学中孤高执着的象征。这种于极端天气中的坚守,与其说是为了渔获,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修行、一种与天地对话的方式。同样,唐代的郑谷在《雪中偶题》中写道:“江上晚来堪画处,渔人披得一蓑归。”元代的凌云翰则在《寒江钓雪图》中抒发“钩丝更放长三尺,不信寒鱼不上钩”的乐观与豪情。这些诗中的“雪钓”,已然超越了日常劳作,成为古人在冰雪时节特有的一种活动。

倘若说,在古代狩猎、冰嬉、雪钓备受成人的追捧,那么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,最无忧无虑的快乐仍是属于孩子的。宋代杨万里的《稚子弄冰》生动捕捉了这份天真:“稚子金盆脱晓冰,彩丝穿取当银钲。敲成玉磬穿林响,忽作玻璃碎地声。”诗中孩童清晨将冻结在铜盆中的冰块取出,以彩线穿起当作银钲敲击。那清脆如玉磬穿林的声音,与最终冰块碎裂如玻璃坠地的清脆,无不洋溢着冬日特有的雅趣与生机。而这份快乐,恰是冰雪带来的。

其实,古人对冰雪的热爱,从来不止于身体的舒展,亦是一种精神的突围。这份源自冰雪的炽热情怀,早已超越诗词的雅韵,化作漫长冬日里抵御严寒、拥抱生活的融融暖意。

本版向读者朋友征稿,内容包括人文历史、节日习俗等,电子邮箱:zzmjzg@sina.com。